



孔多塞传

Elisabeth Badinter

Robert Badinter

CONDORCET

(1743—1794)

1988, Fayard

根据法国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88年版译出

本书承法国文化部资助出版

KǒNGDUŌSÀI ZHUǎN

孔多塞传

〔法〕 伊丽莎白·巴丹特尔 著

罗贝尔·巴丹特尔

马为民 廖先旺 张祝基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8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818-8/K·425

1985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27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13 3/4

定价: 18.60 元

译者前言

孔多塞（1743.9—1794.3）是法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是启蒙运动最年轻的代表人物，是“百科全书派的最后一名成员”（米什莱）。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启蒙运动在政治上的一场实践，那么，孔多塞就是亲身参与了这场伟大实践的几乎全过程（一般把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视为法国大革命的终结）的唯一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国巴丹特尔夫妇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前夕发表的这部孔多塞评传，正是从这个重要的历史连接点上，向人们绘制出一幅知识分子从政的悲壮画卷：一个在抽象思维世界中致力于哲学思辨的知识分子卷入现实的政治斗争，忠于政治理想，恪守道德信念，主张团结，群而不党，却为残酷的党派斗争所吞噬。

法国大革命前夕，让·安托万-尼古拉·卡里塔·德·孔多塞处于极为优越的社会地位：他出身于外省一个小贵族家庭，25岁时已成为著名数学家，32岁时担任了法国科学院常任秘书，39岁时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他享有盛名，兼任柏林科学院和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同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均有来往。他于1785年发表的《简论分析对从众多意见中作出决断的概率的应用》，是在概率论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卓越论文。作为伏尔泰和达朗贝尔的亲密朋友，他参与了启蒙运动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首次增补工程。他是达朗贝尔、伏尔泰和蒂尔戈的“精神之子”；百科全书派的主将达朗贝尔启发了他的科学天才和

大公无私；他从伏尔泰身上学到了为社会正义而斗争；他参与了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蒂尔戈（经济学界译作杜尔哥或杜阁）主持的经济政治改革，在蒂尔戈的感染下，他对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孔多塞虽然处境优越，却总是站在弱者一边，追求社会正义。对于王朝末期司法上的许多错案，他都坚决地与之斗争；他是黑人的朋友，反对贩卖黑奴和奴隶制度；他是新教徒和犹太人的朋友，为他们的公民权得到承认而不屈不挠地斗争；他为妇女争得同男人的平等权利而大声疾呼，是第一个也许是当时唯一的“女权主义者”；他反对死刑，是最先主张废除死刑的思想家之一。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这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了政治斗争，属于自由派贵族的极左翼。作为一个具有数学家头脑的哲学家和具有贵族气质的革命家，他试图重新规划人类社会生活。在制宪议会时期，他是首先提倡共和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立法议会时期，他主持制订了著名的公共教育计划，一个世纪之后，法国公立教育的创立者们正是从他这里受到了启示；在国民公会时期，他主持起草了一部其时最民主的宪法。在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中，他从自己的废除死刑的信念出发，毅然投票反对处死国王。在政治斗争中，他竭力主张共和派联合。他虽然同吉伦特派接近，但当他们热衷于宗派斗争时，他疏远了同他们的关系，却又不因此而跟山岳派结盟。

在山岳派掌权的“恐怖时期”，他遭到追捕，被迫隐居巴黎达9个月之久。这期间，他凭其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记忆力，写出了后来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代表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阐述了人类能够无限完善自身的进步思想，对十九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据认为，该书中许多闪光的新思想为后来的卡尔·马克思和实证哲学家孔德等所汲取。

随着山岳派推行的“恐怖政策”日甚一日，孔多塞为了给妻子和女儿留条生路，与妻子协议离婚；为了不至殃及其女保护人，他偷偷离开藏身地而流落荒郊，旋即被捕入狱，两天后死于囚室，时年50岁。他是中风而死还是服毒自杀，至今还是个谜。

孔多塞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他的思想是符合人类的进步潮流的。他的许多政治主张均通过后来的1848年革命而实现了。早期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说，孔多塞的思想是共和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竭力反对的死刑也在两百年后即1982年的法国得以废除。而将他这一主张变成法律的正是本书的作者之一、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大律师、教授，时任司法部长、现任宪法委员会主席的罗贝尔·巴丹特尔。本书引用孔多塞的一句话作卷头语，似可理解为作者写作此书的出发点：“任何不为哲学家所启迪的社会，都会被江湖骗子所误导。”

本书原名《孔多塞——一个从政的知识分子》，中译本简称《孔多塞传》。原书既非白描孔多塞生平经历的传记，也非单纯论述其思想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史料性和学术性兼备的关于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传。

本书第一、二章由张祝基翻译，第五、六、七章由廖先旺翻译，马为民翻译了其余各章并校改全书。错讹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1993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部分 投身政治活动的哲学家

第一章 锦瑟年华(1743—1770年)	3
白裙童子——在耶稣教会学校里受辱——爱上了数 学——抑制不住的志向——最初的成就和达朗贝尔的友 情	
1770年：一个过于腼腆的年青人	17
物质困难——几个母亲——阿梅利·絮阿尔——三个父 亲	
第二章 投身政治活动(1770—1774年)	32
百科全书派的最后一个人——为不公正现象困扰	
反对残暴和愚昧	36
伏尔泰的榜样——高等法院的专制——另一种司法观 ——拉巴尔骑士案件	
反对狂热和偏执	48
无神论者和反教权者	
爱情烦恼和数学	53
科学院秘书处	
第三章 从政道德(1774—1776年)	62
蒂尔戈出任大臣——管理职务——科研改革方案	

孔多塞的保护人蒂尔戈	70
货币稽核——科学院秘书处的麻烦事——孔多塞和马尔泽尔布的误会	
蒂尔戈的捍卫者孔多塞	78
面粉战——蒂尔戈与内克尔的对抗——孔多塞抨击内克尔——孔多塞反对劳役	
严酷的 1776 年 5 月	86
第四章 效力启蒙运动(1777—1785 年)	90
大兀鹰(1777—1780 年)	91
入选法兰西学院的头痛事——捍卫费尔内庄园的老人——新的友谊——共济会的理想	
反对蒙昧主义(1780—1785 年)	103
马拉的伪科学——孔狄亚克在数学上的欠缺——拉利事件——蒂尔戈悄然去世——反对黑人奴隶制——新教徒的辩护人——入选法兰西学院——爱情上的傻事——一位精神之父的去世——群起反对“磁桶”——《政治算术》——为人师长——反对死刑——布列塔尼的沙丁鱼和鳌虾	
第五章 幸福的一年(1786 年)	130
公立中学——政治热情——三个受车轮刑人案件——与索菲·德·格鲁希结婚——索菲的沙龙——孔多塞的幸福	
第六章 政治魔王(1787—1788 年)	146
财政危机——朋友佩因——布里埃纳内阁——政治危机——数学与政治——孔多塞反对高等法院——内克尔东山再起——迪帕蒂之死——对比丰的颂词——三级会议——“卅君子社”和选举——孔多塞的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 政治家

第七章 一个有影响的人(1789—1791 年)	167
在选举中失败	167
在芒特——在巴黎	
置身局外	173
责怪的眼光	
在巴黎市府	177
失望	
思想与人物	183
朋友——在1789年协会——为犹太人争取权益——为黑人争取权益——为妇女争取权益——在科学院——政治选择——联盟节	
变化不定的一年	196
在地方选举中失败——按思想观点结派——任职国库——爱国诺言声明	
一个共和主义者的诞生	207
没有国王的巴黎——孔多塞的分析——共和思想——要求共和制——《共和报》——同西哀斯的假论战——战神广场的枪杀事件——仇恨与决裂——面对反动派——入选立法议会	
第八章 一个掌权的人(1791—1792 年)	230
新的生活	230
议会初期——记者孔多塞——为有色人而战斗——财政问题	
战争临头	242
孔多塞的观点——国内的困难——孔多塞的政治作用——吉伦特派的攻势——吉伦特派内阁——关于公共教	

育的报告——战争宣言	
动荡的春天(1792年4—6月)·····	265
同罗伯斯庇尔的冲突——初战失利——介入派别之争	
——吉伦特派内阁倒台——拉斐特的信件——6月20日	
这一天	
担负责任的时期·····	279
祖国处于危险之中——7月14日——21人委员会——不	
伦瑞克宣言——暴动前夜——免诉拉斐特——8月9日	
的讲话	
较量时期·····	296
8月10日在议会——在21人委员会——对入侵的忧虑	
——抵抗——9月屠杀——孔多塞的沉默	
第九章 一个孤单的人(1792—1793年)·····	317
置身派系之外·····	317
宣告成立共和国——孔多塞在退缩——呼吁团结的人	
——疏远吉伦特派——孔多塞的孤独——同情与反感	
——关于对外政策——关于经济形势——在宪法委员会	
审判路易十六·····	339
国王出场——反对死刑——既不羞愧也不懊悔	
宪法草案·····	353
对宪法草案的反应——在教育委员会里——形势恶化	
——在全面防卫委员会里——置身于冲突之外——孔多	
塞最后一次发言	
清洗·····	371
粉碎吉伦特派——埃纳省议员们的抗议——孔多塞造反	
——逮捕令	
第十章 一个遭追捕的人(1793—1794年)·····	384

逃亡——一位令人仰慕的女性——起诉令——《辩护残
篇》——撰写《纲要》——吉伦特派的末日——索菲的处
境——研究工作——离婚——焦虑——不受法律保护的人——颠沛流离

后记	413
人名译名对照索引	416

任何不为哲学家所启迪的社会，
都会被江湖骗子所误导。

《社会教育报》简介*

* 1793年春，孔多塞与西哀斯、杜阿梅尔共同创办《社会教育报》，这句话引自关于该报的简介。

第一部分

投身政治活动的哲学家

第一章 锦瑟年华

13

(1743—1770年)

白裙童子

1752年。在庇卡底的小城里伯蒙，时已暮夏。在一个有产者家中，一个身着白服的男孩即将告别自幼年起就一直穿的裙子。他这样装扮成玛丽娅的女儿快9年了，因为他的母亲许愿他信奉圣母。即使在当时，这样的笃信宗教行为也是有些令人惊异的。那时确有给幼儿穿一种布边裙子的习俗，一直穿到四五岁，但随后他们就各按其性别着装，按照适合于男孩或女孩的方式学步、学跑、学玩或学跳舞。

小孔多塞在脱去裙子换上“短裤”，离开妈妈身边到老师那里去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女性世界当中。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出生一个月就失去了父亲，一直在笃信宗教、忧心忡忡的母亲看护下，家中唯一的男性是一个当主教的叔父，间或才见上一面。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又能怎样呢？

可是，父亲方面的关系似乎注定这个孩子有另外一种命运。

- 14 卡里塔家族起初是在多菲内南部，公元980年获得伯爵的封号。他们住在尼翁附近的孔多塞堡，是最先拥护宗教改革运动的人，并且在40多年期间，经常手持武器保卫这项事业。卡里塔家族是个武士家族，他们把慈善作为座右铭。当武士是他们偏爱的生涯。孔多塞家族是外省历史悠久，但地位不高的小贵族，家境不好，但从未力图巴结权贵以获取高官和钱财。自尊和独立是这个家族的性格特征。

- 孔多塞的父亲家有6个子女，他父亲排行第二。3个兄弟中，他是最不济的。长子让-洛朗承袭父亲的领地，于1716年被任命为格勒诺布尔高等法院的参事。幼子雅克-玛丽的职业最好。他起先打算从事行伍，后来突然又选择了教士生涯。他当过埃克斯主教的助理，后来相继被任命为加普和奥塞尔的主教。在奥塞尔，他以对教区教士严厉而著称。1754年7月，阿尔让松侯爵在其日记中写道：“人们刚把那个可怕的大个子莫利那教派信徒、原加普的主教任命为奥塞尔主教，这个人已经以多次拒绝圣事而闻名，他将给法庭造成不少麻烦。”就是这个“可怕的莫利那教派信徒”从远方关照着小孔多塞的学习，因为他是很少离开其奥塞尔、随后是里齐厄教区的。小孔多塞的父亲安托万即骑士德·孔多塞只是个正直的军人而已，其军阶没能超过上尉。他驻防里伯蒙时，结识了一个年轻寡妇。她婆家姓圣-费利克斯。此人体质柔弱，而虔诚得近乎狂热。1740年3月，性情极其平和的玛丽-玛德莱纳带着父亲克洛
- 15 德-尼古拉给的丰厚奁资嫁给了巴班松团队那个清贫的上尉。对于他们的个人生活，我们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的儿子玛丽·让·安托万-尼古拉·卡里塔·德·孔多塞生于1743年9月17日。他的出生证表明，他是按照习俗于出生当天接受洗礼的。他的教父是其外祖父，教母也是属于其母亲家族的让娜·德福尔热小姐。

5个星期以后,即1743年10月22日,骑士德·孔多塞在纳布里扎克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丧命。那时,有四分之一的婴儿在其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夭折,所以小孔多塞还处在危险期。他的母亲本来体质弱,且再次成为遗孀,便将她所有的希望、她对生活的爱还有她的牵挂之心都寄托在这个新生儿身上。她独自以小心翼翼的慈爱抚养了他9年,由于太不放心,她又把他奉献给圣母,以求避免任何灾祸。在孔多塞所有的传记作者笔下,这个女性是一个不大精明,既迷信又虔诚、胆小怕事,对儿子占有欲很强的母亲。但是孔多塞却从未披露过母亲意识上的这些短处。有关他的生平资料记载:“当谈及母亲的这种垂怜时,他总是怀着深厚的崇敬之情。虽然母亲的溺爱有害于他受之于天的体质,但它既不是一种束缚,也不是一种放纵。母亲是以理性和温柔将他抚养起来的。”在他与母亲两个单独厮守的最初几年里,据说他没受过任何形式的教育。他的母亲算是个卢梭之前的卢梭主义者,注意不让“他的思想沾染 16 任何错误东西”。后来孔多塞对人说过,“他母亲之所以从未抓住他说过谎,这可能是由于她使他避开了所有说谎的机会”。

孔多塞裹着白色的裙子,别的小男孩大概觉得荒唐可笑,但他却经历了一个非常甜蜜的童年。里伯蒙辖区当时有387户人家,2015口人,居民的“习惯和言谈都相当有礼貌……他们思想敏锐,但干起活来有点慢慢腾腾。他们酷爱寻求娱乐消遣,爱好自由”。在这个镇上,到处都洋溢着诚实的欢乐和朴实。孔多塞家也是这样。他家的房子全是红砖白石建成的,位于离北城门不远的那条大街上。这是一座简朴的宅邸,临街有两个大房间,一个小间是餐厅,落地窗外是个小院子。“餐厅用黑白相间的石板铺地,四周是着色的细木护壁,墙角的壁橱这个凹进去,那个突出来,再一个又凹进去,使得那厚实的线脚显得更加突出……乌德里绘制在天花板上的戈德里家族的塔楼及布置在墙角和门楣上方的孔多塞家族

的徽章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客厅与居室相对，门上都是布歇留款的单彩画，上面是些丰腴的女性和胖娃娃”。二楼有两个大房间和3个小房间，顶层有好几个阁楼间。院子边上有个马厩，再过去是一个小花园，正对着城墙。这就是小孔多塞在母亲身边度过他整个童年的那个安乐窝。长大成人以后，他每年春秋两季总要回到这里，在妈妈身旁呆几个月，直到他母亲同意在他巴黎的家里住下来为止。

快9岁时，这个小男孩的生活被搅乱了。他的主教叔父给他选了个耶稣教徒的家庭教师，要教他基础知识，在里伯蒙日复一日地等着他。这样，他妈妈身边那个温情、嬉戏的单一女性世界就结束了。必须决意忍受先生的戒尺、特别是决心成为同别人一样的男孩子。当孔多塞脱下裙子、穿上短裤时，他的整个世界都动摇了。在这个年龄来说，他的个头还算高的，但两条小腿由于缺少锻炼而没有充分发育，相当细弱。这孩子对新装束感觉别扭，对这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身材感到拘束。他后来从未彻底改过来的不自然和羞怯癖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的。

在耶稣教会 学校里受辱

受过两年家庭教育以后，孔多塞按照其主教叔父的心愿离开里伯蒙，到兰斯耶稣教会学校当了寄宿生。从11岁到15岁，他像周围的孩子一样，经受着孤独感和神甫的严厉管教。如果说他对这段生活一直缄口不语的话，那么他对最初几个老师却总是高声喊出他的憎恨。当时被誉为最佳教师的耶稣会教士，同样给很多学生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他们那套教育制度的3个关键是：无时无刻的监视，按照政府原则确立的告密，还有滥用体罚。在1763年取消耶稣会教师之前，鞭子这种好的“经院处罚”一直用来处分各种违犯校规行为，并且用在各种年龄

的学生身上。先生随意使用笞鞭，或出于侮辱孩子授权他人去打。A. V. 阿尔诺院士到了花甲之年，谈及此事时还心怀憎恶。他说：“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处罚都是令人反感的。假手他人施罚是可耻的；由先生亲手施罚对于惩罚者和被惩罚者都同样是不光彩的。当人们想到有时候笞鞭就拿在一个20岁的人手上，挥鞭人可能刚刚够得上当挨鞭人的兄长，这是多么违背情理啊！”

孔多塞在任何地方都没说过他挨过打或受过粗暴的对待，他从未直接涉及过其个人情况。可是，在他走出教会学校20年以后，他所撰写的著作仍然保留着一种强烈愤怒的语气，不时流露出一种不加掩饰的痛苦。孔多塞谴责耶稣会教师所给与他的那种教育的文稿，加起来有好几百页。他既揭露教育的内容，也揭露师生之间的那种教学关系。如同一个世纪以前笛卡尔在《方法论》里所写的一样，孔多塞对于一天8个小时教授拉丁语，对于全是强暴、非理性和乱伦的神学，对于采用最教条的方法讲述《圣经》以及靠“死记硬背去学习”的拉丁文修辞学，也感到很痛心。他揭露第一学年的哲学课——神学预备课——的荒谬性，这种哲学“教人反驳哲学家们教授的一切合理的东西”，并且揭露这种荒谬的道德：它“教育孩子们，没有圣宠是不能行善的；有两种罪过：一种是可以宽恕的，人们为这种罪过要受煎熬几百年；另一种罪是原罪，人们为这种罪过要终生受煎熬。”在孔多塞看来，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教育向孩子们树的那种楷模：被侮辱的人。“为了免除有期限的煎熬，只要用鞭子抽打，或者采用更简便、更舒服的办法：送给神甫足够的钱。但对于永生煎熬，唯一的补救办法是跪在神甫面前，向他讲述所做的一切事情，他是从上帝那里受权宽恕罪过的……卑躬屈节和忍羞受辱对于基督徒是理所当然的事”。孔多塞写道，年青人在离开教会学校时，觉得这种道德滑稽可笑，是与那些明事理的人所信奉的原则相矛盾的。失望之余，他们便随着所处境况或地位的不同而变

成了放荡鬼或伪君子，无赖或强盗。

更糟的是神甫对学生们的性观念的态度。孔多塞承认“青春发育期通常决定一辈子的幸福，最终决定一个年青人是倾向于道德或倾向于罪恶”。从接着读下去的内容看，他流露出，由于禁欲、也由于某些神甫的挑逗和另外一些神甫虚伪的压制，孔多塞和许多其他青少年内心非常纷乱。“人们知道，对于年青人来说，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鸡奸）……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缺少女人……那些已经尝到乐趣的人存心引诱他们的同学……另外，所有的先生都是20 单身汉，他们都自吹见到女人就退避三舍，后来在先生们中间却出现了堕落的人。这种事经常发生，而又总是出现在教士和修道士身上。已婚人的道德则比较纯洁……”孔多塞接着又揭露了执教神甫的厚颜无耻和铁石心肠。他们惩罚爱情却鼓励邪恶：“人们永远也不可能了解到一个神甫的品行，因为他特别留意将其掩饰起来。教士所惧怕的就是丑闻。因此，他们致力于反对人们的正当情趣，比如人们不能掩饰的喜欢享受的欲望。他们致力于摧毁爱心和同情心……他们决不去消灭放荡行为，而要灭绝淫乐之事，然而，放荡行为越低俗，就越缺乏正当的情感，也就越博得他们的喜爱。这即是他们的手段、道德尤其是他们的品行，而年青人的德行就操在他们手里……年青人在其受教育阶段沾染上的难言的恶习造成了他们日后的不幸和耻辱。”

在孔多塞所保存的这些手稿中，这是不是从一般论述中流露出的一种忏悔呢？无可证实。但是，他在度过了一种受男扮女装影响的童年之后，又在耶稣教会学校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这肯定加重了他的苦恼，并使他产生了一种对神甫的真正仇恨，这种仇恨后来伴其终生。小孔多塞虽然肯定是不幸的，但是他仍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1756年8月30日，在他快满14岁的时候，他赢得了21 二年级的优秀奖。在兰斯又度过了一年以后，于1758年考入了巴黎